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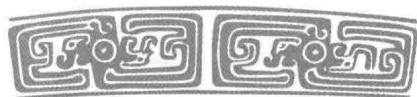
百衲本

舊五代史

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宋·薛居正等撰



百衲本

舊五代史

2

宋·薛居正等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二

唐書四十六

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奪父位也令行欽攻大恩山又令殺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圍幽州守光困蹙令行欽于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爲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及明宗馬鞍旣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爲假子後因從征討恩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得已而遣之時有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一

散指揮都頭名爲散員命行欽爲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圍翼衛之莊宗營于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衛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及莊宗平梁授武寧軍節度使嘗因內宴羣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爲保傅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敘生平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勅使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二

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微會不憚翌日以行欽爲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官人生皇子者劉皇后心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吾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官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爲婦莊宗難違所請微佯許之皇后卽命紹榮謝之未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懌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之何及貝州軍亂趙在禮入魏州莊宗方擇將皇后曰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泊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於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于鄴城之南及明宗爲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于軍中拜起之際誤呼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遏之方止旣而明宗營于城西行欽營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爲亂軍所迫惟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帥已入賊軍終不爲國使明宗旣刼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之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璟至

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環于路明宗凡奏軍機拘
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宗出成阜知明宗
在黎陽復令繼環渡河召明宗行欽即殺之仍勸班師
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騎出師
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
四日至平陸縣界為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
以獻明宗即位詔削奪行欽在身官爵斬于洛陽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宜武軍為軍校與主將
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三

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鬪兩不能
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在
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
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
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
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
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偏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
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
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
壯之賞絹千疋

九國志趙庭隱傳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為莊宗所獲

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姓也其材可用遂釋之

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眾遮道斷鞭卧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討荆南魯奇為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

案九國志李仁罕傳云夏魯奇慕朝廷之命繼治甲兵將圖蜀孟知祥與董璋謀先取魯奇合

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

案九國志李肇傳蜀師圍夏魯奇于遂州唐師來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四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與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眾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為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于廁何相負也洪大罵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辜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爵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剖割其膚燃燬于前自取昭

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給賜甚厚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爲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中爲客省使奉使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聽之愕然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于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卽位于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尙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五

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欵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嫻好洞鑒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強盛孰若僞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

將勦兵布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眾則懸首棄街盡爲奴虜但以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辯對畏而奇之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軍之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卽舉城納款眾咸以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母前以母妻爲託卽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六

蜀平班師會明宗卽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興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庶効方略孟知祥覺之旣至執而害之

九國志王彥銖傳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贈太保嚴之母賢明婦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破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旣而果如其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卽位錄其趨走之勞擢居內職復爲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因奉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旣中而不至大爲璋

所詬辱自是深銜之長興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爲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長興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凶黨以攻其城案九國志李良傳云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聞李良言于孟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犄角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良曰我甲兵雖眾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聞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蓋董璋之攻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閬州其謀皆由于知祥也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守之儻浹旬之間大軍東至卽賊必退仁矩曰蜀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七

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卽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旣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璋所害承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于上黨敗梁人于柏鄉及平薊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尙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卽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國練使四年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兼西面行營軍馬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八

都指揮使二年移鎮陝州通鑑王至靈寶思立謀固聖五百騎戍陝爲壽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清泰初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爲右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卽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微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軍赴圍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而卒焉晉高祖卽位追其宿舊爲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承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番素有勇事武皇爲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尙書明宗卽位歷奉聖指揮使檢校尙書右僕射長興中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清泰中自彭

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爲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雁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崩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晉高祖及蕃眾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布以氍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九

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厯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爲晚光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張敬達疎于防禦推遠行周等清晨光末帝聞其歿也愴慟遠上謁見敬達左右無人遂殺之

久之時戎王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爲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卽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營事數帝亟立軍功及領藩郡不聞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賞其事蹟非激忠之道也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七十 列傳

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攷證

唐列傳二十二元行欽傳令行欽攻大恩山 大恩山

歐陽史作大安山攷通鑑注引薛史亦作大恩

縣令裴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虢州刺史石潭折其

兩足

李嚴傳以嚴爲三州招撫使 歐陽史作招討使

卽馳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亦與是書同吳縝纂誤云

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

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康思立傳贈太子少師 少師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十 攷證

十一

舊五代史卷七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四十七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
筆成文乾寧末爲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
書報其弟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
如旨郁時直記室卽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
詞理俊贍以此知名永樂大典卷三嘗侍於王鎔鎮州
中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
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日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一

酬郁抽筆操紙卽時成賦擁妓而去永樂大典卷一萬

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

遇俱厚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

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

臥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食之必盡承

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

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韞中出一鐵櫬碎而食之承業

大笑曰爲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俊率如此冊府元

百十五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歎歔

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

國已來同舍執在守光尙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但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衷懷鳴咽竟卒於太原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三 案馬郁傳永樂大典僅存二條今采冊府元龜以補其闕

司空頽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爲節度副大使頽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弘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頽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頽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爲判官及張彥復脅賀德倫降於唐德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二

倫遣頽先奉狀太原案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風原哀傾邪鄧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之行莊宗仍以頽爲判官後以頽權軍府事頽有姪在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梁遂見殺禾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四 通鑑晉王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耶貢頽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揖令歸第是日族誅于軍門

曹廷隱魏州人也爲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宗于晉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爲馬步都虞候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爲人剛愎視廷隱蔑如也弼監軍虞嚮空乏以取貲又私貨官鹽廷隱按之遂

奏其事弼家人訴於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勅賜自盡時人寃之永樂大典卷四千二百十三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創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爲魏州推官同光初有詔定內宴僕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三

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官禁事希甫不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薦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爲諫議豆盧革韋說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爲諫議大夫復爲匭函使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

變人李筠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

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

嘆之既而詔曰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

甫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凶狂之輩上陳誣訕之詞

逼近郊廨扇搖軍眾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遷可

貶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貶所子士

明仕周終于邑宰

永樂大典卷五十二百二十五

藥縱之太原人少爲儒明宗刺代州署爲軍事衙推從

明宗鎮邢州爲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

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卽位縱之見于洛邑安重誨怒

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四

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飢寒相伴

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爲獨棄縱之決

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銓綜之

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爲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

受代而卒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六百七十

賈馥故鎮州節度史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

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卽尊位文禮遣馥至鄴

都勸進因留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卽位授鴻臚少卿後

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於別墅自課兒孫耕牧

爲事馥初累爲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性恬澹與物

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百十四

馬縞少嗜學儒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爲太常

修撰累歷尙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

納嬪公主下嫁皆于宮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爲非

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爲然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六百五長興四年爲

戶部侍郎縞時年八十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

不衰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四

于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

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

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

服制降爲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實於令文

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五

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

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四馬縞傳原本殘闕今僅存梗概

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

郎爲河南令貫爲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

伶人用事凡請託於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

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失先是梁時張全

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由其門下事全義如厮

僕及貫受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爲府司庇

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於

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

道路泥滓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貫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撻笞促令伏款翼日傳詔殺之郭崇韜奏曰貫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宗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尸於府門冤痛之聲聞于遠邇永樂大典卷五十六百七十八

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六

洧于晏案以下有闕文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爲小校晏寄食于門下彥威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杖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爲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洧故彥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案本注開使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洧之子也洧爲梁祖所忌潛遣人害於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案舊唐書張洧傳云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即君宜自爲計洧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王建偕號以格爲宰相格所生旋格由荆江上峽入蜀

母當洧之遇害潛匿於民間落髮爲尼流浪於西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爲茂州刺史僞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僞位後數十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案舊唐書云任闡攜格還洛格威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厚卹其家又考張洧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九國授太子賓客任闡愛其才奏爲三司副使尋卒於志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許寂字開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太平廣記云寂久棲四明山不干學易于晉徵君

五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七

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筆策事詔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

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

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

永樂大典卷一誠惠萬六百二十五

初於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

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眾矣自云能

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早莊宗

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

澤禱祝數旬畧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

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永樂大典卷九百二十五

大典卷九百二十五

周玄豹者本燕人世爲從事玄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

聖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八

之鑒從遊十餘年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

術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

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遊燕與同志二人謁

焉玄豹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

人唯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

程登庸於鄴下玄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

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佗人詐之而玄豹

指明宗於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

案以上疑有脫誤北夢瑣

言作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

後爲鎮州簡度使時明宗爲內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

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偶忤旨大爲明宗槓楚玄豹

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

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謁玄豹謂揆曰公五

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日後因酒酣爲衣領

扼之而卒莊宗暑玄豹北京巡官明宗卽位之明年一

日謂侍臣曰方士周玄豹昔曾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

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者以陛下

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

徒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止令以金帛厚賜之授光

祿卿致仕尋卒於太原年八十餘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十七

聖代史卷七十一 列傳

九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攷證

唐列傳二十三馬郁傳馬郁其先范陽人 案尹洙河

南集韓重華誌銘作燕客馬或韓琦安陽集重修五

代祖瑩域記亦作幕吏馬或攷宋人說部載韓定辭

唱和詩俱作馬或與是書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

郁與是書同

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日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

妓奉酬 案太平廣記作韓定辭請馬郁爲賦與是

書異

馬編傳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 案馬編傳原本殘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攷證

十

闕歐陽史云卒年八十贈兵部尙書據是書編爲國

子祭酒已八十餘矣與歐陽史異又直齋書錄解題

云中華古今注後唐太學博士馬編撰攷歐陽史雜

傳亦不載馬編爲太學博士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四十八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裔

爲假子光啟中主帥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之

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

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

東監軍密令迎駕旣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

軍駕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爲岐人倚角崔魏

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列傳

一

斛律寺時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

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

奔賊賊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日子但渡

流冰無患旣寤津吏報曰河水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

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啟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見

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願爰立嗣王

平內難策畧居多旣終易月之制卽請出師救潞破賊

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

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

弼之手汝弼旣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

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爲霸府從事焉栢鄉之役王師既逼汴營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過舍莊宗怒其情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曰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

五代史卷七十二 列傳

二

不可忽莊宗驟然而興曰子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鄆邑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遣晉陽宮省太后須錢蒲博給伶官嘗置酒於泉府莊宗酣飲命興聖宮使李繼及爲承業起

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即君哥勞承業自出己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贈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承業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之謀惜錢爲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爲本朝誅汴賊爲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無愧於先王今日請死聞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詎寶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效忠而敢依詔附揮拳

五代史卷七十二 列傳

三

路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於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爲吾痛飲兩厄分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鐘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幾絕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子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

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成繼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藻藉也十八年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人怒朱氏弑逆將復舊邦讎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言報國仇讎復唐宗社今元凶未滅民賦已殫而遽先大號靈耗財力臣以爲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爲國新立廟朝不可乖於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爲不可二也舉

舊唐書卷七十三

列傳

四

事量力而行不可信於游譚也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爲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承業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五代史開文莊宗將即位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捐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尙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勸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爲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謀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實錄敘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思洛中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通鑑攷異引承業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

輒敢當之義一月卽一月半義一年卽一年半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爲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閭閻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爲大王立萬年之基爾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廷令張從政養之爲子以廩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爲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給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於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

舊唐書卷七十三

列傳

五

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爲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爲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驛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攝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以此脫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僞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州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中官向延嗣馳

騎賁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揩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州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翰謁見於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爲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諸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一

馬紹宏閬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及周德威薨

五代史卷七十三 列傳

六

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卽位之初郭崇韜勸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爲樞密使紹宏失望乃爲宣徽使以己合當樞任常營鬱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嫌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爲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爲是妖言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四

案下有開文據通鑑李嗣源爲諸言所屬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

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卽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

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又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瑄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瑄及康義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奏於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卽自介馬以召禁軍秦王既誅翌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於鄴

通鑑遺漢且權知天閔帝嗣位尤恃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僕雄軍府事

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旣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見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訣別欲手刃之眾知其心率皆戴竄初潞王失守於河中勒歸於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於潞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於己有恩乃單騎至滏池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卽日預從臣之列尋戮於路左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

五代史卷七十三 列傳

七

史臣曰承業威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既義且忠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晉之勃鄒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翰改一字於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如紹宏之爭權漢瓊之構禍乃宦者之常態也又何足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六十

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唐列傳二十四張承業傳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

問僕爲

以疾卒於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

邑邑成疾不復起

諡曰貞憲 案貞憲歐陽史作正憲

馬紹宏傳馬紹宏閭官也 案莊宗紀作李紹宏蓋嘗

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爲宣徽使 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洛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攷證

八

賜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

制置大使表爲判官攷紹宏爲北面轉運制置大使

是書不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五

唐書四十九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

博思遠勢盛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 玉堂閒話戴思

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嘗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

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

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劍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

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幾劍吼躍如初毛深自

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 歷貝

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竟歸滄海

州遼州刺史璋性凶悖有膽畧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

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

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

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

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家富於財有蜀之妓樂驕僭

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

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僂倪承命

泊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於山亭院服精黃縱酒

令爲王衍在蜀之戲事聞於朝徵爲金吾上將軍其年

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贊齋父書往西川

慮有陰事因追廷贊及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

臺獄廷贊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列傳

一